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七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七十)

司馬遷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

魏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

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爲杠里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志云曲丘羽反遇牛恭反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

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鄠按孟康云縣名也

從擊項籍待懷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爲齊相國

五歲也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

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

兵而守曰屯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

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音翕歙以中涓從起宛朐音求上於元反下攻濟陽音曹州宛朐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

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一作徐廣曰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曰主官車騎長一人曰張晏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

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

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

起兵者也說音悅邢姓說名舊南音廣曰今曰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案上音肥下音釋

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

降邯鄲郡六縣高帝改曰邯鄲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

下音魯城之下今略地東至繒郟下邳案地理志繒屬東海今繒城南至蕲竹邑音蕲在沛

卽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案孔

文祥云共敷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

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

云侯敵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

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本無此五字。一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歛卒。諡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

國除。

蒯成侯縲者。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裴屬長沙。崔浩

音簿。壤反。楚漢春秋作縲。成侯則裴。縲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

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縲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

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縣西北三里。涇陽

是也。陽故城。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

分鴻溝。以縲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縲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

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爲貞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

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縲子應爲郿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郿縣。郿一

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

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緄操心堅正。音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

涕此有傷心者。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考證

傅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

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

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

稱之

居爲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書作婁敬。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轅。

胡格反。輓音晚。輓者牽也。輓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鮮音仙。鮮音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

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后

稷。堯封之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豳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言馬箠示約。張晏曰。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

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

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括地志云。故王

鄆。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卽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尙書曰。成周

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鄆。鄆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

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

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

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

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也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

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案戰

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

其吭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吭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

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

案謂卽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

按張晏云春爲歲之始以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上力爲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案昭

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漢書作羸力爲反瘠音稷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

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迺妄言沮吾軍。

沮音才。敍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

械繫敬廣武。

廣武地理志：縣名，屬鴈門。在勾注山南也。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

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

彊，控弦三十萬。

應劭曰：控，引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

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

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

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

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

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

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風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何劭曰楚漢春秋名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

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

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幅輳安敢有反者

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

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音祈幾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

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

天下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張晏曰奪卷也續曰拔取曰奪楚

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攀許慎云攀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取也王逸云此山名又案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下之風流也駢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

準音子外反駢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章昭

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包愷音卽悅反又音

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卽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音隸亦會十月漢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

入者皆令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疾行致敬為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案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廣曰徐

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廣曰徐

作臚案與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劉象至秦始皇去其輪而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

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曰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

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

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曰食無榮茹為啖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

難俱食淡也案說文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

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案：中記曰：長樂宮本漢太后常居之。及問往來，數蹕煩人。止人行也。長樂時也。中問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案：昭曰：閣道也。如淳曰：武帝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案：應劭曰：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宗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也。」案：謂舉動有過。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鸛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案：音屈。道固委蛇。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廬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絳絕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旣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爲長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爲近音義難喻。其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娶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謂車爲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案徐廣曰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

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酒也。因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卒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義如孟康文穎曰：所說率較音姑角。言曹邱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願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

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卽揖季布曰。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

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

人亡之吳。從袁絲匿。字絲。益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射之司馬。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

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竊籍其名以行。籍音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爲楚將。春秋云。薛人名。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謂居家之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案漢

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

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

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